

地宮猴子 / 張志翔

沒有時間紀元

沒有地點人物

沒有風格情節

但這是個真實的故事

不用強調也顯而易見

黑

毋庸置疑，敘述本身已經淪為一種探尋，不是從此到彼的起點與終點，而是相互交錯的節點與節點，我本想用《落水狗》那樣違背邏輯的敘事方式，因為這故事在任何一個時間、任何一個地點，任何一種氛圍中都在發生著，或尚未發生，或發生完畢了。

就像潛伏在身邊的某種現實一樣。

好吧，我是一隻猴子，一隻被困在地宮裡的猴子。

聽到地宮這個詞，也許讓你產生了某種黑色封閉的狹隘聯想，但其實，那種場景是完全不知狀況的二流小說家描繪的。地宮絕不是你想像的那種外表幽暗的地方，他有著各種光、各種聲音、各種形體以及各種欲望，是的，全人工的，百分之百人工製造的欲望。它也不是你想像的那種狹小謎語般的存在，它是完全開放的道路，因為它自信，它相信人們會因它，而樹立阻礙自身逃離的壁壘。

它的自信來自於某種東西的缺失。

當然，目前我還不得而知。

在地宮裡按時工作、忙忙碌碌的人類，你們難道知道嗎？你們甚至不知它的真名是「地宮」，你們只知道它的另一名字。

是的，另一個名字。

當然，我曾經也是人類的一員，但因為對這種缺失的發現，使我從人變為了猴子，而這種置換源於那個夜色布局下的夢。

具體時間已經記不得了，如果你一定要的話，就假設是在2046年20點46分吧，雖然是隨口亂造的東西，但多多少少具有特定的意義。2046是一個樹洞，低語憂傷的大提琴看著落寞的旅人把嘴貼伏，輕輕地訴說秘密；2046是一塊玻璃，積著灰塵的眼睛摸不透憂鬱的面容，消逝了走不回的歲月記憶；2046是一扇門，開啟關閉的約定默讀著做舊船票的寂寞側影，感傷過不敢言說的惋惜……

當然，這種古典的方式和我沒有關聯，缺失了某種東西，自然體會不到那種與生俱來的美的體會。

我只是按照往常的方式，下了班，拿出冰箱裡冷凍的魚排與蔬菜沙拉，配著檸檬汁結束了我的晚餐。我捧著筆記本，躺在床上隨意翻看著新聞，耳邊是些所謂的流行音樂。我的房間基本是那種工業化格局下標準的臥室，長2.54631米，寬2.54613米，高2.54163米，並不是我有意要玩這種數字的遊戲，是工業化要求我，必須這樣精確的描述一件事實。房間裡的擺設也是嚴格按照工作需要設定和擺放的，沒有功用或者功用重複的東西是完全不會存在的。就像窗戶不存在，因為門具有了窗戶的功能，又或者，就像桌子不存在，因為床完全可以當桌子用。

某些東西的不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

這某些東西中也包括鏡子。

鏡子，是的。

你可能會以為這樣解釋很合理，因為關機後的電腦螢幕，完全可以拿來當鏡子用，無非是照照自己、整理髮型之類膚淺的事。

是的，人都會這樣想，因為我們自詡是崇尚機械的高貴生物。

當然，當時我也是這樣認為的，直到經歷了那個夢，我才明白，鏡子不允許存在是個陰謀，因為它反映了某些東西，而這種覺醒是不被認可的，至少當你是這個體制下的人的時候。

夢一向有它自己的敘述和鋪成方式，從某個節點開始，話語的方式被逐漸改變，思維的氣氛也逐漸曖昧。夢與現實本就是假意背離的情侶，從距離最近的空氣中彼此相通。

我剛進入夢境時，完全沒有察覺這是夢，一切都只是一如既往的平常。我穿著衣服躺在床上，一直閉著眼。在某個時刻，眼角處感覺有些乾澀，便輕輕揉了揉，習慣性地睜開眼，打量周圍熟悉的一切。

一切正常得無可厚非。

直到我看見門背後那個發光的物體，嚴格地說，是那反射著光的物體。光潔的表面，內置的水銀鍍層，希望反映一切真相的企圖……

是的，就是那個本來不應該在我房裡出現的物體。

鏡子。

雖然只是小小的一片，但的確是鏡子。我懷著一種陌生感看著它，思索著它的意義。而它卻像是得到了某種鼓勵般，開始了生長，就像是一株年幼的植物。它從門後那小小的一片逐漸覆蓋了門的六分之一、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從第三秒到第四秒之間，覆蓋了整個的門，它就這樣不斷生長，覆蓋了天花板。緊接著是地板，它慢慢蔓延到床腳，漸漸爬上床面，最後接觸到我的皮膚，它還在生長，直至將我和房間整個吞沒。

它就像是一個久被掩埋的真相，在重見天日的時候，就註定要抹去一切的假像。

在短暫的窒息之後，我再次獲得了我的視覺。

我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奇特的房間裡，這裡的牆、地板都是白色的，是的，不染一絲雜色的純白色，牆和地板上都規則地分布著幾面巨大的鏡子，裡面清晰地映照著一切。空氣雖然沉默不語，但依舊在傳達著某種資訊。

當我對這一切感到驚奇甚至帶點惶恐的時候，一種強烈的感覺突襲了我的心臟，一種自下而上的溫度強烈地向我的大腦傳遞著一個資訊：我在進入某個人的身體！那種潮濕的、原始的感覺告訴我，我在性交。

我仿佛這才注意到，我在一張白色的大床上，和一個模樣清秀的女人偷吃著禁果。

有人曾經天真的以為，性是最為自由和最接近自然的行為，它或多或少表達了對自然本真的嚮往，然而此刻，我卻明顯地感到這種衝動的性行為並非按照我的意願進行，我像是遵循著某個要求，機械地進行著設定好的動作。

幸好我的關注點不在做愛本身，我繼續觀察著鏡子。

在左面的鏡子裡，我看到我如同機械般地做愛，在右面的鏡子裡，同樣的我在做著同樣的事，任何一個方向，都是機械般的複製，本來隨心所欲。最為自然的做愛變成了印刷報紙式的行為。

一面接著一面，

完全相似的機械重複……

一種黑色的空虛和恐懼瀰漫在霧一樣的現實裡。

這種失落爬上我的背脊，涼意傳遍全身。但我還是忽略了甚麼，對的，在剛剛所有的觀察裡，我並沒有注意到位於我上方的空間。平時我也很少去關注那裡。那裡有著這個房間裡最為碩大的鏡子，它就像是一隻眼，審視著我所做的一切。

我變得局促不安，明顯地感覺到某種東西缺失了。

因此我才會在這種審視下變得不自在，像個機器。

我缺失了甚麼呢？

甚麼。

正當我想著，鏡子裡的那些複製體忽然像發現了甚麼似的，都把頭扭向我，用一種好奇的眼睛打量著我，我仿佛成了陳列在玻璃櫥窗裡的展品，顯得尷尬難堪。

他們一起注視著我，並慢慢從鏡子裡向我靠近。

越來越近。

就好像是我照鏡子時，近到鼻子碰到鏡面。

鏡子的玻璃表面像一層液體一樣散開，他們從鏡子中紛紛走出來。

紛紛走出來。

我感到莫名的恐慌，我想要逃離這裡！

此時位於上方的鏡子變成了一個通道，有著某種引力吸引著我，我連忙鑽了進去。

這是個狹窄的通道，我盡力往上攀爬，到達出口時，竟然和下面一模一樣的情景。

我該往哪裡？

我縮在通道裡，看著下面，也可以稱之為上面，反正已經無所謂上下，鏡子的表世界與裡世界又有甚麼區別。

我看到無數的我，一模一樣的我在那裡交媾，如同機械般地交媾著。那樣子活像開足了馬達的機器。

那是我嗎？

或者說，那是人，真正的人嗎？

但我以前所謂的生活，本質上和這又有甚麼區別呢？

我感到一種眩暈。

看到的景象由原來的一個完整鏡面逐漸碎裂，碎裂成無數細小的鏡面，每一個鏡面裡又包含著無數的我，就像沙之書一樣不斷地增殖。

畫面越變越多，越變越模糊。

以至於我看不清裡面的人臉，無法判斷裡面的人是否還是我。

你 我 他在這種機械行為中還有區別嗎？

人不是都一樣地所謂機械地活著嗎？

鏡中的無數自我朝著我招手，

「下來，快下來，變得和我們一樣，這樣你就不會恐懼了。」他們喊著。

正在我猶豫的時候，通道消失了，我跌落了下去，跌落到無數的我之中。

我看著這些無以數計的我，卻突然發現，我已找不到我了。

我以第三者的視角看著那些我，卻清晰地感到我消失了。

徹徹底底地消失了……

……

也是在這一刻，我忽然發現了缺失的東西。

它的一部分在我的心中覺醒，而我的外觀也因此從人變成了猴子，但這遠遠沒有結束，因為他的另一半需要我去進行某種意義上的補完。

藍

據說地宮是有核心的，雖然顯得不可靠，但同時也增加了探尋的樂趣。平時偶爾喝醉酒的時候，曾經想過地宮到底是怎樣的幾何構造。一開始以為是金字塔形的，上一層級的人管理著下一層級。但很快發現這個構造有些幼稚，因為最上層的人無人制約，最下層的人又沒有人可供管理，這顯然不符合機械的精確原則。後來又嘗試著用其他結構去解釋，最終還是覺得畫家埃舍爾在《萬有引力》中的結構最為接近，各個層面圍繞著一個核心組成一個立體，此時這個層面位於上方，需要的時候，轉動一下，這個層面變成了底層，另一個側面變成了上層，他們受到某種引力、某種束縛，因此組成了一個社會，而社會的分工和地位是完全可以視需要而定的。

當我變成猴子的時候，我隱約感到獲得了一些東西，但不完全。

到底是甚麼？

和地宮的核心好像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

總之，這種探尋已成為宿命般的必然。

我走上街，想著到底該去何處尋找這個核心。（雖然我變成了猴子，但地宮中的人都按著自己的軌道運行，除非你和他們的軌道衝突，不然他們絕不會注意你。）

是101大廈？是帝國金融大樓？還是……我想遍了這個地宮中所有權威的象徵。但又都覺得不是。他們只是暫時位於上方，說不定何時就成了底層的東西。

正想著，不知不覺來到了一座巨大的古鐘前。面前的古鐘，是個碩大的記憶體。頂部被一個半圓形的金色古老飾物罩住，鐘面是塊銀色的圓盤，上面均勻的分布著黑色的刻度，時針和分針一如既往公正的行走，當然，按照的，是這個世界的人為法則。

透過有些磨損的透明琉璃，可以看見裡面那個有些生鏽的鐘擺依舊在忠實地擺動，從一個起點到一個終點，從一個終點回到一個起點，振幅完全一樣，精準得一如生活。

起初我以為時間的獲得是從鐘表的發明開始的，但後來我發現，發明鐘表完全不關時間甚麼事，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希望發明這樣一種動力機械，它會生產像分和秒那樣屬於時間系列的產品讓我們消費。分和秒的存在並不是自然的產物，只不過是人機械化的產物。

上帝曾經告誡人類，你不可製作任何代表時間的機械。

現在，在時鐘分分秒秒的堅持不懈中，對自然的信仰日漸被削弱了。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疑惑，在地宮這個絲毫容不得停滯的地方，竟然會有這種古老的東西存在，而且絲毫沒有要消失的跡象。

我繼續注視著它，目光像是在把玩這件古董，希望能從這巨大的沉默中獲得甚麼啟示。

可它始終沉默不語。

沉默得像是在懷思。

某種失落的憂傷像雨一樣淋濕了我的大腦。

不知是我的錯覺，還是現實發生了變化。那鐘面的琉璃慢慢從固態變成了液態，雖然依舊依附在鐘面上。但已然向我發出了可進入的暗示。

我把手伸向那兒，感覺像是伸入了水中。

「要進去嗎？」有個聲音這樣說道。

「嗯，的確。」

琉璃漸漸覆過我的髮際，然後是頭頂，最後是整個後腦，緊接著，是我的整個身體。

完全進入時鐘的一剎那，我感覺自己像是進入了水中，或者說進入了羊水中。我變成了一團渾沌狀的東西，就著某個隧道流向了很深層的空間裡。是要去到地宮的核心嗎？

「嗯，的確」那個聲音繼續說道。

從某個時間點開始，我又恢復到進入時鐘之前的狀態，但周圍的環境已經是這個地宮的核心了。

只是一台奇怪的機器——奇怪的機器。

它有著一個很長很寬的存儲容器，像是玻璃造的。容器的一頭連著一個螺旋動力器，具體是甚麼，其實我也不清楚，但看到類似馬達的東西，估計和螺旋動力器的功能也差不多。

我觀察著這東西，想通過它的外形構造來瞭解它的功能。但看了很久，也沒弄明白。只是覺得那個容器像是用來存儲人的。

人？

雖然我現在是一隻猴子，但我始終感覺我依舊會變成人，只不過是不同於之前的、最真實、最自然的人——而不是那些功能的「機械」。

為了知道這台機器到底有何功用，我決定躺到容器裡面去試試。

我打開容器上方的蓋子，小心地躺了進去，那樣子就好像容器裡原本就有一個安睡者，而我生怕我的闖入驚擾了對方的安眠。

等到我整個人進到容器裡的時候，蓋子自動合上了。我假裝鎮靜地平躺下，想像著接下去會發生的事。

會讓我死嗎？

也許會從某個地方釋放出毒氣，把我毒死在這個容器裡，然後屍體化為一種氣體，並自動補充為毒氣的一部分。地宮的確需要這樣的處刑器，因為效率容不得垃圾。

但甚麼也沒發生，起碼現在還沒發生。

我躺在裡面，透過玻璃蓋子往外看，外面是簡單的黑色，甚麼裝飾物也沒有，嚴格地說，除了這台機器，甚麼都沒有。

這就是地宮的核心麼？

感覺荒誕之後，更是一種徹骨的失落與憂傷……

我正為這種情緒所籠罩的時候，機器卻突然發動了。動力器內部的轉軸開始飛速的轉動，發出低沉的「沙沙」聲。

沙沙，沙沙。

沙沙。

就好像靈魂被撫摸的感覺。

我聽著這個聲音，感覺身體慢慢地變輕，慢慢地浮了起來。懸浮在了這個容器的正中央。

然後整個容器開始飛速地旋轉，但我依舊懸浮不動。

忽然覺得這台機器像是台離心機，因為剛剛的啟動和啟動後產生的效果，確實像離心機造成的失重感。

失重？是在嘲諷我們沒有質感的生活嗎？

「呵呵。」有個聲音冷笑一聲。

隨著轉動的進一步加速，我漸漸覺得身體有一種分離的感覺。

但這並不是那種野蠻的撕裂感，而是想離開的欲望。

是身體的各個部分，想離開的欲望。

離開，我嗎？

他們就像是忽然從沉睡中覺醒，有了自己的意識，並且要按著自己的意識開始存活。

起先是頭和脖子相接的地方出現了一些痛感，我用手去摸的時候，就忽然斷成兩截了，斷裂的時候倒沒有想像中的痛苦，有點類似於機器的各個部件的拆卸，而不是帶著溫柔的、戀人之間痛痛快快的分手。

緊接著，左手和身體相接處也產生了類似的感覺，當我想用右手去摸的時候，左手就已經離我遠去了。

在我還沒明白過來之前，右手也離開了身體。

我的頭漂浮在另一處，靜靜地看著自己的身體在一處進一步分解。雙腿幾乎是同時脫離身體主幹的，那種脫離，就像是拆卸玩具。

沒有了四肢的身體主幹進一步分解，裡面的器官紛紛跑了出來，起先是肝，然後是腸道、肺……最後出來的是心臟。心臟在我的眼前停留了一會兒，我還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觀看我的心，他不停跳動著，咚咚的聲音震顫著我的耳膜。

它也像是一個小型的時鐘，滴滴答答記錄著我生命的進程。

當然它還是個機械。

機械。

在這咚咚的聲音下，耳朵離開了我，我想要說些甚麼，舌頭卻離開了我。

左眼從眼眶裡飄出，飛到我的右眼前停住了，像是在看著另一個部件，然後，我就看不見了，因為右眼也飄了出去。

它們都具有自己的功能，完全可以獨立出去運作，又有甚麼理由要被迫組合在我身上呢？（如果按地宮對功能的要求的話。）

又或許，它們可以任意組合在另一個人身上，反正起到功能就能被社會認可。具體是誰，具體是哪個個體，又有甚麼關係呢？

一切拆卸完畢，只剩下大腦孤零零地思考。

如果人的身體只是每個部件的組合，那其實以另一種組合方式存在豈不是更好？頭和排泄器互換的話，不僅符合不用思考的機械生活，而且還使排泄來得更為舒暢。

生命否定了生命作為人的價值。

剝奪了人的自然性，僅僅將人當做機械工具，那人本身又有甚麼意義呢？

是的，自然性。

這不正是我們缺失的麼。

自然賦予了我們屬性，讓我們以人的方式存在著，並賦予生命以意義。

她就像是我們存在於世的根，一旦失去，便也無法立足。又或許，她是保護我們的羊水，讓我們的器官不至於因為功能而分離。

她讓我們明白自身是獨特的存在，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複製品。

然而失去了，失去了。

想到這兒，我感到跌落到了藍色的谷底，顯得惆悵。

短暫的昏闕之後，醒來時，我已經完整地站在了機器外面。我看著這台「離心機」，摸著它的容器表面，回想著剛剛的感受。

剛剛的失落、痛苦和憂傷。

以及困惑的藍色谷底。

但我已經有答案，

關於缺失的答案。

我所尋求的，

我所希望的，

我所嚮往的。

自然，
自然的人，
純純粹粹的生命。

綠

我從原來的隧道再次進入地宮的表面，中間還是一陣短暫的昏厥，仿佛只要來過的人不再記得進入的方式，這就依然是個沒人來過的地方。

逃離這裡的願望此刻已完全覆蓋了我的心。

有些東西覺醒之後，便是再也無法阻攔的前進。

不知是變成了猴子的原因，還是體內的某種本真感覺的覺醒，我的鼻子在空白的地宮氣味裡覺察出了一絲從遠處飄來的自然的氣息。順著這氣味走，大概就可以離開地宮吧。逃離其實並不是很困難的事，知道逃離比逃離本身困難得多。

我閉上眼睛，用鼻子極力捕捉那微弱氣息的來源。步子隨之邁動，身體也向著那個方向安靜地前進。

雖然走了很長時間，但在我，卻沒有絲毫的勞累和辛苦，反倒像是迷失方向、終日渾渾噩噩的流浪漢突然找到生命目標後，感受到的簡潔暢快。

當睜開眼的時候，地宮已經完全沒了 影。

周圍不再是既定的軌道，不再是規則如一的建築，不再是嚴謹不懈的時鐘。

這周圍是肆意延伸的土地足跡，是樹與樹相擁抱的愛情，是心決定時間快慢的舒意。

我呼吸著，感受著。

空氣裡的水貼在我的毛髮上，不久又被風吹過，揮發之後，給人一種清爽感。呼吸也不再只是口和鼻子的特權，去除了塵埃的毛孔，盡情吐納天空的暗語。雙腳自然地踩在地上，只是這樣站著，就感到有力量從腳底運送到大腦，而不像地宮的地面，即使隔著鞋子，全身的精力也被吸收殆盡。

自然從不約束、從不索取，只是這樣自由的給予，便已經溫暖到無以言語。

我繼續走著，順著那氣味繼續走著。

有某種更深處的東西還尚未發現。

我依舊還是猴子。

雖然這裡已經不是地宮，但我還是一隻猴子，或者確切地說，我還是一隻帶有原來機械人身份的猴子。

環境變了，身份並不會隨之自動改變，就像白鼠離開了實驗室，依舊是實驗室的白鼠。

我沿著綠色的樹叢往前走著，道路在一棵榕樹前沒了 影。榕樹的樹幹上有一個洞，像是某個入口。我想進入時，一片人形的葉子出現在我面前。

「可想進去？」人形葉子說。

「想的，不知裡面是甚麼，但總感覺這樣進入，也只不過是進入了一個榕樹的洞。」

「榕樹的洞，難道不是麼？」

「雖然表面看去只是一個簡單的洞，但我的感受分明告訴我，這是個入口，進入的，是我想進入的地方。」

「嗯，對的。」人形葉子繼續說，「如果要進入，有那樣的身份是不行的。」

「那樣的身份？」

「對的，像醫生、律師、盜賊、妓女等等的身份。」

「那人不也是一種身份？」

「不，那樣的身份指的是為服務於地宮而附加在你天然屬性上的東西。」

「明白了。」

「那要怎樣去除呢？」我繼續問道。

「請跟我來，可好？」

「走？好。」

人形葉子帶著我走向了右邊那片綠蔭。

似乎秘密總需要掩蓋，人形葉子領著我走了沒多久，我便很快忘記了回榕樹去的路。其實，與其說是人形葉子領著我，倒不如說是我一個人人在憑著感覺前往一個約定的地點，他時不時地消失在各種葉子中，只在關鍵時候才給我以指點。

「你和自然莫非是一體的？不然怎麼能做到如此融洽。」我問道。

「這，你其實也能如此。只不過那些人為的身份阻隔了你和自然的距離。」

「真是這樣？」

「真是這樣。」

「那消除了身份的我，又會怎樣？」

「只作為一個純粹的、自然的人存在。但也絕不是那種極端逃避現代生活的人。簡單點說，純粹的、自然的人依舊可以有身份，但身份並不會束縛它。因為生命的意義已由自然所闡發，而不需要那些功能的身份來獲得肯定。」

「那，那個能消除身份的又是甚麼？」

「請跟我來。」

原以為說這話的時候，離目的地已經不遠了。但其實還是開玩笑般多走了一會兒。

一片綠蔭的散開處，是一處泉水。

地面上有個很深的凹陷，泉水從高處流下來，全部聚集在了這個凹陷處。可能是由於周圍都是石壁，所以凹陷裡的泉水也很清澈，而且絲毫沒有要渾濁的意思。

「這是『身份的泉水』。」人形葉子說道，「他可以幫你洗去你身上的身份，除此之外，他也可以給你你想要的身份。」

「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其實也並不複雜。當有人進入時，泉水會把他的身份具化為一樣可替換、可剝離的東西。」

「具化？」

「嗯。」

原以為人形葉子的回答會是，這清澈的泉水能徹底洗淨人的心靈之

類的話，沒想到卻是這麼嚴肅的回答，後來想想也是，自然從來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幼稚，幼稚的只是我們。

我繼續觀察著泉水，然而從表面並不能發現他的這種奇特的作用。

「現在進去，可好？」人形葉子繼續說道。

我有些猶豫。

「並不是甚麼可怕的事，就當輕輕鬆鬆地洗個澡。」人形葉子笑道。

也是，又有甚麼可怕的呢？難道這世上還有比地宮更可怕的存在嗎？我心中暗暗想著。

我把腳先試探性地伸入水中，泉水浸到我的腳踝處，有點冷，但與其說冷，還是涼更恰當一些，因為這冷並不讓人討厭。

水從腳踝處一直往上蔓延。膝蓋，腰，胸部，頸部。

但依舊是普通水的感覺，並沒有發現特別的地方。

「並沒有甚麼作用啊。」我問人形葉子。

「光這樣是不行的，你得全身心地進入泉水。」人形葉子這樣答道。

「不會窒息嗎？」

「不會，只管放心地進入便可。」

我深吸一口氣，把頭也深深地埋到水底。

不久，我就憋不住了，想浮出水面呼吸。人形葉子卻仿佛早就知道我的這一舉動，喊著：「不用露出水面，隨心所欲的呼吸便可。」呼吸？在水中。我有些疑惑。但還是嘗試著張開了嘴。並沒有預想的那種水阻塞氣管的痛苦，相反，我呼吸得更加順暢。我聞著水中的氣味，就像當初羊水的氣味一樣，安全舒適。

或許這泉水就是羊水也說不定。

我忽然感到體表有一些癢，等我看的時候，一層帶著猴子毛的黃色皮層像一件衣服一樣從我身上脫了下去。

這是否就是人形葉子所說的具化，本不是天然就有的猴子身份，此刻是否已經離我遠去。

緊接著，又是一層灰色的皮層褪去，這或許是我工程師的身份，灰灰的，很嚴肅。

然後又是一層黑色的皮層，一層褐色的皮層，一層棕色的皮層……

我也不知道到底褪去了多少層，我只是在水中任由其剝落。我此刻略微感到有些驚愕，因為我從來不曾意識到，我身上有如此多的附加物。隨著一層層的剝落，我感到很輕鬆，越來越感到離某種自然更近了。

當最後一層紫色褪去的時候，我望了望沉在水底的各種身份，然後輕鬆地浮出了水面。

從水中完全出來的時候，並沒有任何的潮濕感，反而有著一種新生的清爽。

「現在感覺如何？」人形葉子問道。

「輕鬆、自然、自由。」

「的確。從你的身體就看得出來。」

「我的身體？」

「嗯。」

我下意識地看了看自己的身體，發現身體已經是透明的顏色，光直接從我的身體穿過，平和地照在地上。

這才是純粹的身體嗎？不帶任何遮蓋的、附加的人的身體？

「現在可以去榕樹那兒了。」人形葉子說完，就向來時的路走去。我跟在後面，對榕樹充滿了好奇。

那究竟是怎麼樣的入口？

進入後又是甚麼？

榕樹很快出現在了我們眼前。但是洞看上去並沒有甚麼變化。我想要問些甚麼，才發現身邊的人形葉子已經不在了。

我鑽了進去，在進入的瞬間，我像分子一樣溶解到了樹裡，或者說和樹融為了一體。我感受到他的根鬚，感受到他的枝顫，感受到自然之物所感受的一切。

沒有隔閡，

彼此相通。

我有時變成根鬚的一部分，有時變成樹皮的一小塊。我向一切地方延展，與一切自然之物彼此相通。

最終，我爬上樹枝，盡情吸收著陽光。

透明的身體漸漸變綠，從起初的淡綠漸漸到了深綠色。

幾秒鐘之後，

葉子，

我最終成了一片人形葉子，

在枝頭搖晃，

等待著從地宮來的猴子，

等待著下一輪的救贖。